



泰语趋向动词“paa j（去）”的早期语法化研究*

Early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Thai directional verb "paa j (to)"

田野¹

TIAN YE

南宁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中国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P.R.China

E-mail: 562729804@qq.com

尹士伟²

TANES IMSAMRAN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E-mail: yinlaoshi1974@gmail.com

Received: 24 April 2023 / Revised: 08 December 2023 / Accepted: 16 December 2023

摘要

本文通过对素可泰时期泰语碑文材料的整理后发现，趋向动词“paa j（去）”在该时期已经开始发生了语法化现象。此后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泰语完毕义动词“paa j（去）”又相继衍生出了其他的语法功能。本文通过素可泰碑文语料进行分析后得出了泰语趋向动词“paa j（去）”的早期语法化机制为“前往义—转喻—离开义—隐喻”。在语法化机制的作用下，“paa j（去）”的早期语法化的过程包括从趋向动词到结果补语（表量的减少）；从趋向动词到方向标记；从趋向动词到趋向补语。

关键词：趋向动词“paa j（去）”；素可泰时期；语法化

ABSTRACT

After organizing the materials of Thai inscriptions during the Sukhothai period, this article found that the tendency verb "paa j (to)" had already begun to undergo grammaticalization during that period. After a long period of evolution, the Thai verb "paa j (de)" has evolved into other grammatical function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rpus of Sukhothai inscription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early grammaticalization mechanism of the Thai directional verb "paa j (de)" is "going to meaning - metonymy - leaving meaning -

* 本文系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素可泰时期泰语碑文译介及研究”（批准号:21FYY015）阶段性成果。



metapho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rammaticalization mechanism, the early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f "paaj (de)" includes transitioning from directional verbs to result complements (a decrease in scale); From directional verbs to directional markers; From directional verbs to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Keywords: directional verb "paaj (to)"; Sukhothai period; grammaticalization

一、引言

泰国学者 Worralak Weerayuth (2013) 研究发现, 在现代泰语中作为副词 “paaj (去)” 和作为动词的 “paaj (去)” 在句法分布及意义上存在着很大差异, 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 “paaj (去)” 可以用来表示方向、完成体、表示连续动作以及表示说话人对数量或质量的态度等语法功能。此外, 该文中还指出了 “paaj (去)” 的语法化涉及泛化、非范畴化、分化和隐喻延伸 4 种机制。

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泰语趋向动词 “paaj (去)” 从古至今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语法功能, 也可以看出 “paaj (去)” 本身的语法化程度较高。但是, 大部分学者都是通过现代的语料来展开论述及分析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从《素可泰碑文汇编》(ประชุมจารี ภาคที่ ๘ จารึกสุโขทัย) 语料入手, 从源头上分析 “paaj (去)” 在特定时期的语法化机制及结果。

二、前人研究综述

泰国语言学家 Supanwanit (1972) 认为泰语趋向动词 “paaj (去)” 是过去时标记。但是, 最近泰语学界对泰语趋向动词 “paaj (去)” 作为时标记 (Tenes) 的观点越来越反对, 学者们普遍认为 “paaj (去)” 是一个体标记 (Aspect)。

中国学者覃东生、覃凤余 (2015) 指出: 广西粤语方言在广西以外的汉语方言以及与壮语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中存在两种比较特殊的用法。分别为在动结式之后作“使成事态助词”和在小句之后表示事件的结果及状态达到很深的程度或结果出人意料。并且该文中指出作为和壮语亲属语言的泰语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用法, 但是只有未然使成事态助词和表示程度的两种用法。最后该文作者指出这种现象应该属于语法复制的结果, 即壮语为模式语, 其它汉语方言为复制语。

Shoichi Iasaki and Preeya Ingkaphirom (2005) 指出: “paaj (去)” 在现代泰语中可以充当未完成体 (Imperfective) 标记主要用来表示持续单一动作 (Continuative-keep doing) 或者同时持续两种动作 (Continuative-simultaneous)。除此之外, 当 “paaj (去)” 和消失义或破坏义动词搭配时, 它还可以充当完整体 (Perfect) 标记用来强调目前关于销毁或消失的完成情况。

Prang Thiengburanathum (2013) 指出: 传统上很多学者大都使用欧洲时体系统的概念来对泰语和其他东南亚语言进行分析, 这样势必会导致一些问题的产生。于是, Prang Thiengburanathum 基于泰语趋向动词 “paaj (去)” 和 “maa (来)” 提出了自己的对于泰语中关于时间方面问题分析的方法,



并指出“paaj(去)”可以用来指称时间属性或空间属性。此外, 该文还认为“paaj(去)”和“maa(来)”的使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离开义”与实际语境的紧密联系, 该文把“paaj(去)”在不同语境中的语义表现分为五种, 即“space(空间)”、“time(时间)”、“behavior(行为)”、“quantity(数量)”、“state of affairs(事态)”, 同时文中还提到他们都具备时(Tense)和体(Aspect)的特征。

从上面前贤的研究成果来看, 更多的目光是聚集在对现代泰语或壮侗语的研究材料, 而本文则是从泰语历史碑文材料入手来观察泰语趋向动词“paaj(去)”早期的语法化现象。

总体来说, Supanwanit 将泰语中的动词“paaj(去)”视作表达过去时的词汇。然而, 近期的研究趋势已转向将其定义为表达动作特征的词汇。同时, 覃东生和覃凤余这两位中国学者在研究广西的粤语方言及其相关语言时, 注意到了一些独特的语法现象, 他们推测这可能是语法模仿的结果, 以壮语作为原型。另一方面, Shoichi Iasakian 和 Preeya Ingkaphirom 强调, 在当代泰语中, “paaj(去)”通常用作表示正在进行的动作的未完成体标记。而 Prang Thiengburanathum 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来分析泰语中的时间概念, 特别指出“paaj(去)”和“maa(来)”的应用与具体的语境密切相关, 并具有时间和体态的属性。本研究从泰语古碑文的角度出发, 探究了“paaj(去)”在泰语中的早期语法化进程, 旨在丰富对现代泰语及壮侗语族研究的理解。

三、素可泰时期泰语趋向动词“paaj(去)”的句法功能

1. “paaj(去)”作动词

(1) พ่อกูไปรบ

พ่อ	กู	ไป	รบ
phǎw	kuu	paaj	róp
父	我	去	打仗
我的父亲去打仗			

(2) กูไปตีหนังวังช้างได้

กู	ไป	ตีหนังวังช้าง	ได้
kuu	paaj	tiinǎŋwanɕʰáaŋ	dáj
我	去	猎象	得
我去猎到了大象。			

(3) พ่อขุนรามคำแหงขึ้นขี่ไปนบพระเล็งอรัญญิก

พ่อขุนรามคำแหง	ขึ้น	ขี่	ไป	นบ	พระ	เล็ง	อรัญญิก
phǎwkhūnraamkamhǎy	khún	khii	paaj	nóp	phrá	thuŋ	aranjók
兰甘亨大帝	上	骑	去	礼	佛	到	森林



兰甘亨大帝骑上（象）去森林里礼佛。

(4) จึงให้ไปอัญเชิญมหาสามีสั่งพระราช

จึง ให้ ไป อัญเชิญ มหาสามีสั่งพระราช

ɕɛwɛŋ hâi paaj antɕʰɛn mahaāsāmsīisǎŋkharāat

于是 给 去 请 僧王

于是允许去请僧王。

首先，从例句（1）-（4）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泰语趋向动词“paaj（去）”在句中充当主要动词。但是，在我们对材料的整理过程中并未发现“paaj（去）”单独作动词的情况，基本都是出现在连动句中，并且“paaj（去）”的位置比较灵活，可以出现在 V1 的位置上，例如句（1）、（2）；也可以出现在 V2 甚至是 V3 的位置，如句（3）、（4）。我们认为，在这种连动句中无论“paaj（去）”出现在什么位置都不影响“paaj（去）”的动词语义。

其次，连动句中“paaj（去）”所出现的位置与实际事件发生的顺序有关。如句（1）、（2）都隐含了两个事件，第一个事件是“前去”，第二个事件是“打仗”和“猎象”。这种情况是不能改变的，一定是“前去”这个事件在先，而“打仗”或“猎象”的事件在后。这种隐含性我们通过句（3）可以得到很好的证实。句（3）中共涉及四个动作分别是“上”、“骑”、“去”、“拜”，这几个动作按照我们实际生活来看也必须是按照这个动作顺序发生，如果错乱顺序那么将不符合日常逻辑。

最后，我们还可以得知“paaj（去）”在作动词的时候有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其离心性。也就是说当我们使用“paaj（去）”来表达时，总是会涉及到“远离”原始位置（Original Location）的这个概念。当然，这种远离不仅仅是空间，也可以是数量（quantity）或时间（time）上的如后文中的句（5）。

2. 结果补语

(5) จากร้อยปีแล้วบัดนี้ถอยปีหนึ่งไปแล้วยังแต่เก้าสิบเก้าปี（表量的减少）

จาก ร้อย ปี แล้ว บัด นี้ ถอย ปี หนึ่ง ไป

ɕàak rɔ́j pii læ̌̀ bət níi thɔ́j pii nuɰ̌ paaj

从 百 年 与 时间 这 退 年 一 去

แล้ว ยัง แต่ เก้าสิบเก้า ปี

læ̌̀ jaŋ tɛ̀ kâosìpkáo pii

然后 还 仅 九十九 年

从一百年（的时间）现在减少了一年，然后还剩下九十九年。

句（5）中的“paaj（去）”出现在 VP 的后面，主要起到补充说明动词“thɔ́j（减少）”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判断这里的“paaj（去）”是结果补语。“paaj（去）”句中主要强调在原有“一百年”



时间的基础上减少了一年，这也符合我们前文中所说的情况，即目前已经“远离”了原始的数量（original number）。

3. 方向标记

V+O+ “paa j (去)” +不定指处所

(6) ไหลจรัสไปทุกแห่ง

ไหล จรัส ไป ทุก แห่ง

lǎi jǐ rǎt paa j thúk hēng

流 光辉 去 每个 地方

光辉流到每个地方。

句(6)中“paa j (去)”同样出现在 VP 的后面，但是与前句不同的是“paa j (去)”的后面出现了处所名词。从形式上来看，句(6)中的“paa j (去)”虽然处在 V2 的位置上，但是我们认为它在句中的动词义有所减弱，而指向性有所增强。所以，“paa j (去)”在句中应该发生了重新分析(Reanalysis)的现象。并且，现代汉语中的“去”也有类似用法，例如 Li & Thompson (1981: 59)

(7) “他拿去了两本。” (Li & Thompson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他们指出：汉语中带有“去”的动结式复合词(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s)中“去”会在句中充当“离心标记”，强调动作结果的位移远离说话人。通过观察例句，我们不难看出句(7)中的“拿”属于动结式复合词的第一部分，并且它自身是一个位移动词，必然会产生直接宾语的位移，“去”属于动结式复合词的第二部分，表示由动词“拿”产生结果的位移将远离说话者。

通过对比例句(6)和(7)我们发现句(6)中“paa j (去)”的后面是一个不定指的处所名词，而句(7)中的“去”后面是一个数量词组。所以，通过语境的变化我们可以得知如果在[-处所]语境中无论是泰语还是汉语的中“去”都应该更强调位移远离说话人，而在[+处所]的语境中则更倾向于强调动作的方向性。

此外，我们还认为如果“paa j (去)”后面出现了定指处所名词，那么“paa j (去)”的方向性会更为凸显，进而发展为终点格介词。我们在后续的大城时期中找到了证据。如句(8)

(8) ส่งกฎหมายและตัวผู้ร้ายนั้นไปเมืองฝรั่งเศส

ส่ง กฎหมาย และ ตัว ผู้ร้าย นั้น ไป เมืองฝรั่งเศส

sòng kòtmāaj læ tua phûurāaj nán pai muuŋpharànsèt

送 通告 和 只 坏人 那 去 法国

送通告和那个坏人(一起)到法国。

通过对比句(6)和句(8)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句(8)中出现了定指处所名词“法国”，这就使得“paa j (去)”在句(6)指明方向的特性上进一步凸显了动作终点的指向性。



4. 趋向补语

(9) มีลูกหญิงผู้ชื่อนางทองแก้ว ไว้เป็นข้าแต่ถ้อยจึ่งหันพระเจ้าให้สืบพงศ์ไป

มี	ลูกหญิง	ผู้	ชื่อ	นาง	ทองแก้ว	ไว้	เป็น	ข้า
mii	luŋkjŋ	phŋu	tshŋu	naaŋ	thoonkŋew	wái	pen	khâa
有	女儿	人	名	女士	通盖	放	是	奴
แต่	ถ้อย	จึ่ง	หัน	พระเจ้า	ให้	สืบ	พงศ์	ไป
tɛŋ	thwŋ	tɛaŋhăŋ	prátɛaŋ	hâi	suŋp	phonsăa	paaŋ	
任命	拿	食物	僧人	给	传承	族姓	去	

(我) 有名叫通盖的女儿，让她专门为僧人供斋为了把家族的姓氏传承下去。

句(9)中我们可以看出“paaŋ(去)”出现在VP之后，并且后面也没有出现其他成分，并且这里的“paaŋ(去)”在语义上等于汉语的“下去”，表示动作的延续性。故此，我们可以认为“paaŋ(去)”在句中作趋向补语。我们要注意是汉、泰语趋向动词做补语时的语序是不一样的，汉语普通话中不会出现“传承姓氏下去。”的语序，而泰语的趋向动词做补语时，补语的位置可以出现在宾语之后，如句(9)。

四、泰语趋向动词“paaŋ(去)”的语法化分析

通过前文的语料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泰语趋向动词“paaŋ(去)”在素可泰时期共有四种主要功能，即“动词”、“结果补语”、“方向标记”、“趋向补语”。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对其语法化路径逐个做出分析。

在我们讨论“paaŋ(去)”的具体语法化情况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讨论一下语法化的机制。谈到语法化绕不开的两个概念就是“转喻(metonymy)”和“隐喻(metaphor)”，并且海涅(2018: 101)认为：语法化自身包含有两个不同的组件，并且他们是截然不同的。这两个组件一个本质上是转喻，另一个本质上则是隐喻。Lakoff(1987: 382-383)用了一个“生气是热(Anger is heat)”的例子来说明转喻和隐喻的关系。

(a) Don't get hot under the collar.

(b) Billy's a hothead.

(c) They were having a heated argument.

这一过程向我们展示出人类生理感觉和人类某种行为之间的联系，而这一过程同时涉及到了转喻和隐喻。我们认为，“hot”本身的属性就行“热”，而这种“热”和我们生气时身体的生理状态恰巧是相似的，所以从物理属性的热到人类生理属性的热就属于转喻，而接下来的具体表现则是属于隐喻。海涅等(2018: 102)认为转喻比隐喻更为基础，但也并不总是如此。同时，Sperber & Wilson(1986: 1)认为：导致隐喻产生的是话语操作，即概念受到了话段解释中语境因素的制约。

有了上述的铺垫，我们现在来分析泰语趋向动词的语法化过程“paaŋ(去)”。通过前文的描述，

“paaj (去)”最根本的词汇义就是“前往”，但是，通过转喻我们就可以从“前往”义得到“离开”义。即，前往义是从说话者的角度出发，意味着说话者前往目的地；而离开义则是从参考位置的角度出发，即说话者在逐渐远离参考位置。在此基础上，离开义通过不同的话语操作隐喻出更多的语法功能，例如前文中提到的结果补语（表量的减少）、方向标记及后续发展出的终点格介词和趋向补语。

所以我们认为泰语趋向动词“paaj (去)”的语法化机制如下：

“paaj (去)”前往义—转喻—离开义—隐喻

- 数量（表量的减少）
- 空间（指向终点）
- 时间（表时间的持续）等。

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泰语趋向动词“paaj (去)”的语法化过程。

1. 从趋向动词到结果补语（表量的减少）

我们认为“paaj (去)”从趋向动词发展为结果补语主要由于在离开义的基础上，由于“paaj (去)”的前面出现了消耗类动词以及数量词组的语境限制，所以“paaj (去)”可以继续通过隐喻从空间范畴转变为数量范畴，加上“paaj (去)”出现在 VP 的后面，主要起到补充说明动词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认为“paaj (去)”在[+消耗类动词][+数量]的语境中从动词语法化为结果补语，强调数量的减少。

2. 从趋向动词到方向标记

前文通过例句我们可以看出“paaj (去)”在做动词时最直接的就是“前往义”，表示“前去”，即从某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我们认为这一特性在“paaj (去)”单独做动词的时候语义才最为凸显，汉语中也是如此，例如：“我们去学校。”，“妈妈去奶奶家。”等等。并且“paaj (去)”最为原始的语义是表“前往”，换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paaj (去)”的方向指向性是指向终点的。而正是这种特性，在不同的语境中“paaj (去)”所表现出的语义也是不同的。

我们认为“paaj (去)”从趋向动词到方向标记以及终点格介词时，同样是通过离开义的隐喻发展而来，但是“paaj (去)”在作方向标记以及后续发展出来的终点格标记在隐喻方面有如下几个特点：

(a) 隐喻的特征一般要涉及两个意思，即一个本义和一个隐喻义，其中本义如句（1）-（4），而隐喻义如句（6）、（8）。

(b) 隐喻涉及到意象图式的概念域转化过程。我们通过前文的例句（6）、（8）可以看出“paaj (去)”的空间移动域作为指向域的载体，本来作为动词的“paaj (去)”在句（6）、（8）中充当概念化的语法概念，即表示指明动作的方向性。

(c) Hoffman (1982:11) 因为隐喻违反了将词义归在一起的规则，所以隐喻便可以将语言拉伸到更大的范围。通过对前文例句的观察，我们也可以得知当“paaj (去)”作为动词的时候其主语通常要求是人类，而当“paaj (去)”作为方向标记或终点格介词的时候，主语往往是非人类主语。



也如前文所述，方向标记的产生虽然使得“paaj（去）”的动词义有所减弱，但是我们认为它仍处于一个语法化程度较低的阶段，仅仅指出了动作发出后的前进方向，而并没有像后续发展出来的终点格介词那样，直接指明动作的终点，这种功能类似于英语中的“to”。

3. 从趋向动词到趋向补语

我们认为“paaj（去）”从趋向动词发展为结果补语主要由于在离开义的基础上，由于“paaj（去）”的前面出现了持续类动词的语境限制，所以“paaj（去）”可以继续通过隐喻从空间范畴转变为时间范畴，而这种从空间范畴到时间范畴的转变在人类语言中广泛存在。如前文句（9）中的“paaj（去）”在空间范畴中作为隐喻载体，在时间范畴中则作为隐喻话题。所以，在[+持续性动词]的语境中泰语趋向动词“paaj（去）”可以作为表时间范畴的趋向补语，进而在后续的发展中可以进一步发展出体功能。

结语

从素可泰时期碑文中泰语趋向动词“paaj（去）”综合分析表明，除了研究语法化本身，还应该研究语法化发生的刺激因素。这是因为每个语言中的词汇都会随着社会和文化而改变。

除此之外，我们认为除了研究标准泰语动词的语法化之外，其他泰语分支也应该被调查，例如北部、东北部和南部泰语方言。

事实上，碑文上的语言时间跨度仍不能满足长时间地观察语言的变化。但也能对早期泰语的语法化过程提供一定的材料支撑。故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该使用共时和历时两种方法研究不同泰语方言的词汇语法化，这对那些对研究泰语方言语法变化以及研究包括泰语在内的泰语方言语法结构感兴趣的人来说将非常有用。

最后，通过对泰语趋向动词“paaj（去）”在素可泰时期语法化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泰语趋向动词“paaj（去）”在素可泰时期主要有四种主要功能，即动词、结果补语、方向标记、趋向补语。
2. “paaj（去）”的语法化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即趋向动词到结果补语和趋向动词到方向标记/趋向补语。
3. “paaj（去）”的语法化主要依赖于转喻和隐喻两种机制，转喻主要用于从“前往”义到“离开”义的转变，隐喻则用于从“离开”义到其他语义域的转变。
4. 泰语趋向动词“paaj（去）”的语法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后续的发展中还会产生新的语法功能，例如体功能。

参考文献

- 贝恩德·海涅, 乌尔丽克·克劳迪, 弗里德里克·许内迈尔著, 龙海平等译, 语法化: 概念框架, 2018,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江冰玉, 趋向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2006, 天津大学社会科学外国语学院。
- 覃东生 & 覃凤余. (2015). 广西汉语“去”和壮语方言 pai~1 的两种特殊用法——区域语言学视角下的考察. 民族语文 (02), 68-75.
- 泰嘉峰, 泰国学生汉语“上来”“下来”“上去”“下去”“起来”习得偏误分析, 2011, 中央民族大学。



杨希英, 趋向补语的语义特征和句法功能, 2003,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Charles N. Li & Sandra A. Thompson,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1989, University Of Claifornia Press.

Dan Sperber & Deirdre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George Lakoff.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Heiko Narrog (ed.), Bernd Heine (ed.) Grammaticalization from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Shoichi Iasakian & Preeya Ingkaphirom. A Reference Grammar of Thai.

Prang Thiengburanathum, Thai motion verbs paa and maa Where tense and aspect meet, Studies in Language 37:4 (2013), 810-845.

Worralak Weerayuth. (2013). Alternative: A diachronic syntactic study of /pay/ and /maa/. Master's thesis, Kasetsart University.

Author (1) Information (第一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TIAN YE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Ph. D.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Thai language historical documents - Grammar of Thai language
	Address (地址): No. 175 Mingxiu East Road, Nanning City, Guangxi, 530001, China

Author (2) Information (第二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TANES IMSAMRAN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Ph. D.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Teaching Chinese
	Address (地址): 18/18, Bangna-Trad Road, k. m. 18, Bangplee District, SamutPrakarn, 10540, Thailand

